

黄 瑶



# 在战斗中成长的 罗荣桓

解放军出版社

**在战斗中成长的罗荣桓**

黄 瑤

---

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出 版

(北京平安里三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七二一二工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0字数220,000

1983年12月第二版 1983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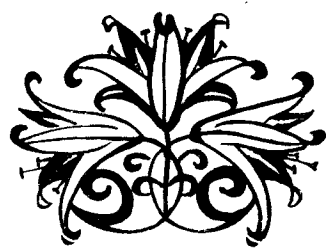
---

书号: 10185·30

定价: 1.3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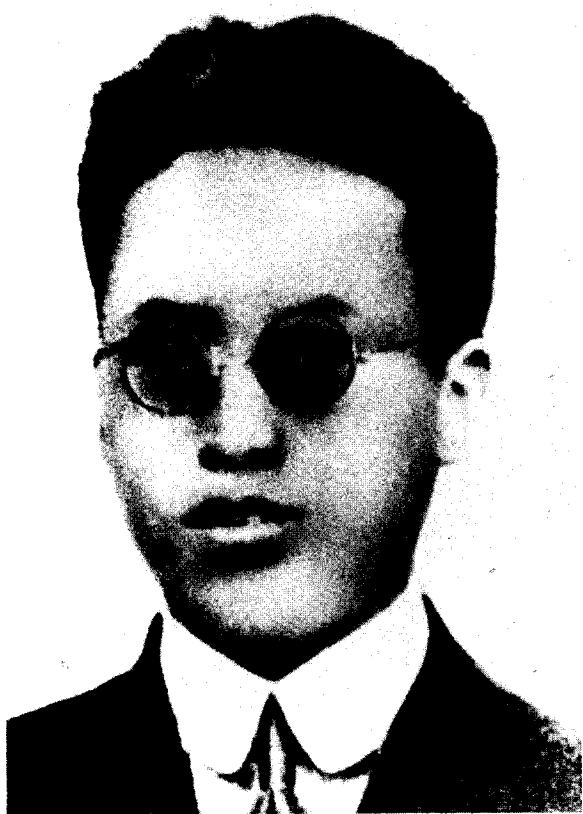
---

罗荣桓



承邓小平同志为本书题签书名

---



中学时代的罗荣桓



一九二五年春天，  
罗荣桓在青岛。

参加井冈山斗争的部分同志  
一九三七年于陕北保安合影。前  
排左起：罗荣桓、谭希林、陈光、  
杨立三、陈士榘、宋裕和。后排  
左一赵尔陆、左五孙开楚、左六  
毛泽东。



一九三七年夏，罗荣桓同志于甘肃正宁官河镇。



一九三七年，罗荣桓和邓小平、杨尚昆、陆定一、黄克诚、杨奇清、李伯钊等同志，在陕西三原云阳镇合影。



一九三七年四月，朱德总司令与红大一期一科留延安同学合影。前排左一莫文骅、左二刘亚楼、左三罗瑞卿、左四朱德、左六邓飞、左七杨立三；后排左一边章五、左二张爱萍、左三谭冠三、左六杜理卿、左七罗荣桓、左八苏振华、左九贺晋年、左十一谭政、左十二宋裕和。

罗荣桓同志和林月琴同志于山西孝义。

# 目 录

|      |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一章  | 一个乡绅家的少年·····   | ( 1 ) |
| 第二章  | 在北京和青岛·····     | (26)  |
| 第三章  | “吾将上下而求索”·····  | (47)  |
| 第四章  | 投身秋收起义·····     | (67)  |
| 第五章  | 进军井冈山·····      | (90)  |
| 第六章  | 红军党代表·····      | (119) |
| 第七章  | 古田会议前后·····     | (153) |
| 第八章  | 驰骋湘赣·····       | (179) |
| 第九章  | 横扫千军如卷席·····    | (203) |
| 第十章  | 在第五次反“围剿”中····· | (237) |
| 第十一章 | 长征路上·····       | (263) |
| 第十二章 | 数风流人物，还看今朝····· | (288) |

# 第 一 章

## 一个乡绅家的少年

—

一九〇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（旧历壬寅年十月二十七日），在湖南省衡山县，离南湾镇东北约有里把路的新大屋罗家，传出了隐隐约约的啼哭声。一个婴儿来到了风雨飘摇、充满了苦难和忧患的人世。他就是罗荣桓，日后我们党的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，我军的杰出的领导人和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之一。

罗荣桓同志诞生的这一年，乃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城以后的第二年，也是腐败的清王朝宣告崩溃的前九年。这个时代的中国历史，每一页都浸透了斑斑血迹。古老的中国，正承受着难堪的屈辱和欺凌。

罗荣桓的家庭属于衡山大族——黑田罗氏。他的祖父罗汇吾虽然自幼读书，却始终没有考上个秀才，一生以教馆为业，去世时只给后代留下了一斗谷的田。

罗荣桓的父亲罗国理自幼跟父亲读书，成绩不错，还写得一手好字，临摹欧、颜、柳、赵诸家笔体，都能做到维妙维肖。每

年腊月送灶之后，求他书写春联的街坊邻居便手持红纸络绎不绝地来到。于是，堂屋里的地下、桌子上都摆满了书写的对联，空气中便浮动着一阵阵墨香。

罗国理不到二十岁，父亲就去世了。家庭生活的担子落到了他的肩上。他只得继承父业，当了一名童蒙塾师。尽管他也没有考上秀才，可因为写得一手好字，颇有一点名声，在南湾这个偏僻小镇，两代当塾师，也算得是“书香门第”了。但实际上十分贫寒。

到了清末，在列强和封建统治阶级的双重压迫下，整个中国都是百业凋零、哀鸿遍野，殷实之家也感到生计日拙、难以为继，入塾读书的孩子也就越来越少了。即便有三五个蒙童，一年也收不了几两束脩。可是，罗国理的孩子却一个接一个出世。入不敷出，家中生活是越来越艰难了。罗国理不得已，只得弃教经商。他向本家兄弟罗国臣借了八吊铜钱，在南湾开了一个罗永隆字号的杂货铺，不久又兼卖中药。罗国理给这个店铺取名“永隆”，无非是希望生意永远兴隆，然而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，这只能是梦想。不过，不管怎么说，做买卖毕竟比教书收入要多，罗国理的家道开始走向小康。他添置了一些田产后，又逐渐跻身于乡绅之列。不久，当上了黑田罗氏的征首（即族长）和乡里的团总。他又出头筹集资金在南湾修建了一座异山享祠，以纪念罗氏十二世的祖先罗异山。到罗荣桓两岁的时候，罗国理就举家从新大屋迁至异山享祠居住。

罗荣桓的母亲姓贺，娘家几代都是长工。她就象封建时代多数穷人家的妇女一样，除了在娘家有个乳名外，没有传下名字。她一生养育了六男二女八个孩子，罗荣桓排行第六（如不包括姐

妹，为第五）。

罗荣桓的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劳动妇女，为人善良、勤劳，而又笃信神佛。她来到罗家后，成天默默地侍奉婆母、丈夫，周旋于妯娌之间，操持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，抚育一个接着一个出世的子女……在非常讲究门第的封建时代，一个贫农的女儿，进了这样一个封建大家庭当小媳妇，处境之艰难，可想而知。但是，这位贺氏，因其为人既善良又勤恳，既宽厚又坚强，却很快赢得了姑嫂妯娌们的尊重。亲友们称誉她“外柔内刚”、“明达机警”，是“寒林一枝之秀”。从日后罗荣桓的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到他母亲的性格的影响。

罗荣桓诞生后，父亲按照族谱的字辈，给他取名镇慎，字雅怀，号宗人。按当时习惯，大家都称他罗宗人。

罗荣桓的故乡——衡山县，位于湖南省东部，湘江中游。著名的南岳衡山高耸于县西天际，象一位阅尽沧桑的老人，俯视着纵贯全县、由南向北奔腾而去的湘江<sup>①</sup>。湘江两岸，丘陵起伏。山坡上，桔林、茶圃、油茶园错落其间。一块块土坪上，是绿茵茵的水稻田。这是一个风景秀丽而又十分富饶的地区。

罗荣桓生长的地方——南湾，是偏处衡山县东面，离攸县很近的一个小村镇。镇子里只有一条二百多米长的狭窄的南北街道，街道两旁屋宇鳞次栉比，多数是商店、祠堂和庙宇。一条叫水圳的小溪把小街割为两截。在小溪之上架有石桥，叫麻姑桥。溪流从桥下向西流出约有一箭之遥折而向南，与街道平行，到达街口又掉头西去。南湾之得名，就是因为有这一条蜿蜒曲折的水

---

<sup>①</sup>一九六六年，衡山湘江以东地区，包括罗荣桓的故里——南湾，析置为衡东县。

圳。罗荣桓的家——异山享祠，在南湾南头，大门朝东，房后不远就是水圳。

在这青山绿水之间，罗荣桓也有着一个还不解忧愁的童年。在幼年的罗荣桓眼里，南湾一年到头都有非常有趣的活动。他和小伙伴们，春天找几根稻草，跑到一片金黄的油菜花田里，去吸食那香喷喷的油菜花蜜；秋天就拿着竹竿去打树上的苦珠子，拣回满满一衣兜，央求妈妈给炒了吃；冬天如果碰上下雪，可以支起箩筐逮鸟。不过，最令人开心的莫过于夏天了。早晨，可以踩着露水上山去捉蛇。中午，天气热了，可以跑到池塘里去洗澡，当然，要等到大人们都午睡了以后。下雨天则去捉鱼。罗荣桓和小伙伴们提着鱼笱<sup>①</sup>，光着脚丫子跑到柳树坝。这时，水圳的水向柳树坝里流，坝里的鲇鱼都逆水而上。小伙伴们七手八脚用泥巴在水口垒一条留一个口子的坝，然后下了鱼笱，那一条条肥大的鲇鱼钻进去便出不来了。这是多么令人开心啊！

但是，罗荣桓同志的童年远非充满了阳光，就在他六岁刚刚记事的时候，家庭突然遭受了一场飞来横祸。

这一年秋后，罗国理作为团总，禁止在南湾聚赌，同土字地区<sup>②</sup>一个市井无赖旷甲林发生纠纷，结了仇。旷甲林企图报复，便控告罗国理，其罪名还是带有政治性的。在《黑田罗氏九修族谱》的《国理君暨贺孺人寿叙》中，关于这一案件，是这样记载的：

丁未之秋，土字横过冲赌戏焚台事起。莠魁旷甲林与班

---

①竹制捕鱼器具，内有倒刺，衡山人称之为hào。

②衡山县按朝、宗、于、海、九、江、孔、殷、沱、潜、既、道、云、土、梦、作、爻等十七个字划分地区。

首唐某合谋，假名浏阳谭光禄祠祭器，诬讼国理君毁脏重案，又求得省城大绅王祭酒先谦、叶主政德辉、黎孝廉尚雯三书抵县、府、道各署为奥援，知县王章祺无状，为所慑……

由于年深月久，我们现在还没有查清这“浏阳谭光禄祠祭器”、“毁脏重案”的具体内容是什么。但我们知道，清朝末年浏阳谭姓的“光禄大夫”只能是谭嗣同的父亲、曾经当过巡抚的谭继洵，而谭嗣同则是在变法维新运动中被砍了脑壳的。旷甲林这个控告又得到了湖南著名的豪绅、反对维新变法的顽固派王先谦、叶德辉、黎尚雯三人的支持，这都说明了此案的政治性。王、叶、黎三人的信转到了衡山县，衡山知县王章祺一看来头不小，立即发下朱签，派衙役来抓罗国理。罗国理拒上公堂。县里又向府里报告。于是，道、府、县里的兵勇衙役三天两头来南湾抓人。每来一次，都在大门口大吵大闹。罗国理家除了好言好语央求、好酒好饭款待外，还要拿出白花花的银子“孝敬”这些人。

看来这在当时，也算是一起重要的案件了，所以这个案子发生后，原来和罗家过从甚密的乡绅，有的再不登门，有的路上碰见了转过脸去装没有看见，有的更乘机落井下石。

罗国理受不了这个窝囊气，自己跑到省城上告，又请人上北京告御状。就在这时，慈禧死了，垂死的清廷已经象是没头的苍蝇。这个案子也就不了了之。尽管如此，罗国理已经耗费了一千两银子。从此，他惨淡经营的永隆号杂货铺也就一蹶不振了。

在家庭遭受的这场横祸中，兵勇衙役在门口的大吵大嚷，父

亲为了这个案子的愁眉苦脸，母亲希望菩萨保佑逢凶化吉而做不完的祷告，那些势利眼的乡绅的反复无常……这一切，都给了幼小的罗荣桓以强烈的刺激，使他感受到世态的炎凉，从而对那些趋炎附势的有钱的乡绅打心眼里感到厌恶。

在罗家吃官司的时候，经常走动的亲戚只剩了罗荣桓的舅舅家。舅舅是当长工的，既无钱又无势，对罗家这场官司自然帮不上手，可是他们家经常来嘘寒问暖，不时送一点红薯、鲜包谷，却也使罗家，同样也使罗荣桓感到人间的温暖。他经常到当长工的舅舅家去玩。每逢母亲要拿些盐米去接济舅舅家，罗荣桓就自告奋勇去跑腿。在舅舅家，他和表哥们一道上山砍柴、割草、放牛、翻红薯藤，学习了不少农业活路。舅舅家有个二舅妈，会唱悦耳的山歌，会讲动人的故事。罗荣桓时常端一张小板凳，和两位表哥一道，央求二舅妈给讲故事或是唱山歌。一天，二舅妈唱了这样一首山歌：

正月欢欢喜，二月冒得米。  
三月餐糊餐，四月难过关。  
五月没奈何，六月盼早禾。  
七月租一送，八月粥清清。  
九月米桶空，十月借过塍。  
十一月当棉被，十二月打毛栗<sup>①</sup>。

这凄凉的歌声深深地打动了罗荣桓的心，他年纪虽小，却懂得这首山歌，因为他刚刚经历了一九〇九年湖南的大灾荒。这一

---

<sup>①</sup>冻得起鸡皮疙瘩。

年夏秋之交，湘江下游和洞庭湖周围发大水。好几十万灾民，背井离乡，拖儿带女，到处流浪，有的也流落到了南湾镇。他们一个个都是衣衫褴褛、骨瘦如柴。有的露出呆滞的目光，求爷爷告奶奶地沿街乞讨；有的全家跪在路旁，孩子身后插上草标。谁个只要拿出三四吊钱，就可以把呼天喊地、不愿意离开爹妈的孩子带走……

灾民们来到南湾，可是南湾也并非天堂。罗荣桓亲眼看到南湾的穷人没有东西吃，就吃树皮吃草根。树皮草根吃光了，就吃仙粉泥<sup>①</sup>……在罗荣桓家对门、贫农谭祖洗家，一个比一个小的孩子，因为吃仙粉泥，腿子细得象麻杆，脑壳上只剩下两个大眼珠，可是肚子却胀得象是扣了一只锅，屎都屙不出。

听了二舅妈凄婉的歌声，眼前又浮现出一幅幅灾民流离失所的悲惨图画，幼小的罗荣桓弄不明白穷人的生活为什么这么艰难。歌声早已停止了，可罗荣桓仍然坐在那里发愣。他双手托腮，思索了半天也得不到答案，就问二舅妈。二舅妈一面纳着鞋底，一面悠悠地叹一口气说：“伢子，这都是命苦啊！”什么叫命？罗荣桓还是弄不明白。

## 二

一九一〇年，罗荣桓八岁。罗国理给他准备了一块包袱皮，包上文房四宝和新书，领着他到设在包老坳的书塾去拜老师。书塾设在一个祠堂里头，一间大屋子，东头是先生的书桌，西头有四五张八仙桌围坐着十几个大小不等的学生，咿咿呀呀念着各不

---

<sup>①</sup>即观音土。

相同的书，罗荣桓也在这里占了一个座位。因为小时候，父亲就教过他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，还教他背过“春眠不觉晓”等唐诗，他学起来并不感到吃力。但是，那时的书塾只教读，不讲意思。他每天都要被迫去念那些不知所云的什么“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”，感到十分枯燥无味。时间长了难免同其他同学一样，思想开小差，做做小动作。这时，如果老师在桌子上一打戒尺，念书的嗡嗡声便大起来。可是一会儿又小了。如果老师出了房子，读书声便会停下来。同学们有的描画，有的聊天，有的干脆下了座位。如果离座的纷纷就座，读书声又响了起来，那不用回头看就知道，准是老师回来了。罗荣桓也掌握了这个规律，尽管他也做些小动作，却从未被老师发现过。有一天，老师又出去了。罗荣桓拿出一张毛边纸，专心致志地叠一个小船之类的玩艺。他精神非常集中，把一切都忘掉了，周围念书的声音又大了起来，他也没有发觉。这时，冷不防从他的背后伸过一只手来，把他叠的玩艺抽走了。他以为又是哪一位同学开玩笑，头也不回就骂了一句。这一家伙闯了大祸。罗荣桓只听得一声怒吼：“放肆！”他回头一看，原来是老师。结果是可想而知的。罗荣桓伸出手来，这手被竹戒尺打肿了，回家连筷子也拿不住。这次挨打，他永远也忘不了，直到晚年，他还对他的孩子们讲这件事。罗荣桓谆谆告诫孩子们：“现在没有竹戒尺打我们了，可是如果不自觉，不好好学习，将来要后悔的。社会的‘戒尺’是会惩罚我们的。”

这件事太伤罗荣桓的自尊心了，他对这种侮辱人格的体罚非常反感。但他体会到，要使别人尊重自己，必须自爱、自重。尽管当时书塾的教学方法很不好，但是他在学习中仍然严格要求自